

◎活力墨韵

# 我的滚烫篮球情

□寿德宝

人到老年,很多热情都会慢慢淡去,可我对篮球的痴迷,却像陈年老酒,越品越浓。

年轻时有“少年篮球情”,满腔热血;到了中年,这份情更沉、更真、更痴,以至痴迷。回想起来,那些在球场边呐喊、奔波、欢笑、揪心的日子,就像昨天刚发生一样。

我这人做事向来认真,喜欢一样东西,就不是浅尝辄止。爱上篮球,尤其是支持家乡的万马队(现浙江稠州金租男篮),也是到了痴迷的地步。四五十岁那几年,浙江万马队落户诸暨,我的心,也跟着球队扎在了赛场。

那时候,只要有万马队的比赛,我一场不落。诸暨球迷性子直、心气足,对自家球队爱得深沉,一心只盼万马队赢,那份主场情结,谁都比不了。后来万马队易地到浙江省黄龙体育中心打球,路程远了,可我支持球队的心,半分没减。我连夜用报纸制作横幅,上面清清楚楚写着:“诸暨球迷,保卫万马”。我组织球迷,冒着大雨包车赶往杭州,只为给远走他乡的万马队加油鼓劲。

那份赤诚,也被球队看在眼里。当时俱乐部总经理叶湘玉特意见了我,还送给我三件印有万马队标识的T恤,我视如珍宝。我还把一封写满心意的“保卫万马”信函,交给了球队当时的外籍教练里德。他在比赛现场特意致谢,那份认可,让我觉得所有奔波都值得。

我们先后两次组织球迷奔赴杭州为球队助威,在赛场边,我们和球员心意相通,甚至还幸运地抢到了即将退役的外援高德留下的头巾和一只球鞋,这些不起眼的小物件,在我眼里都是珍贵的纪念。

后来,万马队主场又落户义乌梅湖体育馆,我更是全身心投入,成了忠实的场外支持者。我在教育系统工作,便发动身边年轻老师,他们年纪比我小很多,却都被我的热情感染,愿意跟着我一起为万马队呐喊。我们组成了固定的拉拉队,穿上那件万马队的白色球迷衫,坐在指定区域,用最响亮的声音为球队助威。

那时候,我还是万马队球迷协会的理事,经常为球迷活动跑前跑后。义乌电视台现场采访过我,梅湖场馆的负责人也常和我们交流,大家因为篮球聚在一起,亲如一家。

每一场比赛,我们都要带上精心准备的横幅,字里行间,全是对万马队的祝福和底气。最让我骄傲的一场

球赛,是对阵当年实力强劲的八一队。赛场一侧,对方挂着“八一八一,永远第一”的横幅,气势逼人。我们也不甘示弱,高高举起我们的横幅:“旋风卷火箭,万马踏双鹿”。那时八一队又叫火箭队、双鹿队,我们万马队号称“浙旋风”,几句口号,既有气势,又有巧思。

结果那场比赛,在我们震天的呐喊声中,万马队越战越勇,真如横幅所写——火箭被旋风卷起,双鹿被万马踏破,强势击败强敌。那一刻,全场沸腾,我们这些球迷比球员还要激动,扬眉吐气,痛快至极。

为万马队想标语、写横幅,成了我最大的乐趣。对阵云南红河队时,我们写下“旋风定卷南云,万马队必跃红河”。当时临近过年,义乌当地人写“屠牛过大年”,因为云南队别称红牛队,我总觉得这样的标语太过刺眼,不够体面。我们的横幅,要霸气,更要大气。

还有一回,球队前一天刚打完辽宁队,第二天迎战吉林队,我灵机一动,写下:“浙万马昨战辽小龙,郑武松再打东北虎”。那时球队主帅是郑武,一句口号,既贴合赛程,又致敬教练,朗朗上口,士气十足。后来万马队远赴西安比赛,当地球迷打出“但愿长安麒麟在,不叫万马渡潼关”,气势十足。可当晚比赛,外援米拉奇个人狂砍57分,带领万马队大破潼关、踏破麒麟,让全国球迷都记住了这支浙江球队。再后来,万马队更名为“浙江稠州”,可在我心里,它永远是那匹意气风发的“万马”。

那些年,梅湖体育馆的灯光,我看过无数次。全明星赛我也到场助威,外援的训练服,我至今珍藏在家。从诸暨到杭州,再到义乌,一路追随,一路呐喊,从青丝渐生白发,我把自己最热烈的中年时光,都献给了万马,献给了深爱的篮球。

或许有人觉得,一把年纪还这么痴迷球赛,不值得。可我从后悔。人这一辈子,能有一件让自己心甘情愿付出、真心实意热爱的事,何其难得。我为万马笑过、紧张过、骄傲过,也为球队奔波过、组织过、呐喊过,尽我所能,陪球队走过一段难忘的岁月。

如今回想起来,那些赛场边的呐喊,那些连夜制作的横幅,那些冒雨前行的路途,那些因篮球结缘的朋友,依旧清晰温暖。中年岁月里,这段滚烫的篮球情,不惊天地,却真心实意。不问得失,不计回报,只因热爱,所以奔赴。

◎体坛妙笔

## 剪纸

□詹东明



## 木雕

□吴尧辉



奔逸绝尘



刚柔并济



举世无双

